

1934年诺贝尔
文学奖得主

二十世纪初蜚声
文坛的小说家

与契诃夫、易卜生比肩的世界级戏剧大师。
两次制造出自己死去假象的小说主人公帕斯卡尔，
企图以此出逃来获得真实的“自我”，但现实总是困难重重……

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已故的帕斯卡尔

【意】L. 皮兰德娄◎著 谢幕娟◎译

· 皮兰德娄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已故的帕斯卡尔

【意】L.皮兰德娄◎著 谢幕娟◎译

· 皮兰德娄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已故的帕斯卡尔 / (意) 皮兰德娄著; 谢幕娟译.

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2

(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5502-4501-3

I. ①已… II. ①皮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0891号

已故的帕斯卡尔

作 者: (意) 皮兰德娄/著; 谢幕娟/译

选题策划: 王成国 郎爱民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: 许 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0 千字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75 印张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501-3

定价: 30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64243832 4006586676



目录 *Contents*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我叫马提亚·帕斯卡尔 / 1 | 第十章 圣水钵和烟灰缸 / 114 |
| 第二章 唐恩·艾利戈的怂恿 / 4 | 第十一章 夜晚的河 / 128 |
| 第三章 房子里的鼯鼠 / 9 | 第十二章 我的眼睛 / 150 |
| 第四章 马拉格纳的故事 / 20 | 第十三章 红灯笼 / 166 |
| 第五章 我的成熟 / 40 | 第十四章 麦克斯的玩笑 / 181 |
| 第六章 转动的象牙球 / 58 | 第十五章 我和我的影子 / 192 |
| 第七章 马提亚·帕斯卡尔死了 / 73 | 第十六章 米妮瓦的画像 / 207 |
| 第八章 阿德里亚诺·梅伊斯 / 87 | 第十七章 复活 / 230 |
| 第九章 阴暗的日子 / 103 | 第十八章 已故的马提亚·帕斯卡尔 / 243 |



第一章 我叫马提亚·帕斯卡尔

我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，事实上我唯一确切知道的就是我的名字：马提亚·帕斯卡尔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常常加以利用。每当我的朋友或熟人有所困扰并就某些重要事情征询我的意见时，我都会耸耸肩，冲对方眨眨眼睛，然后回答：“我叫马提亚·帕斯卡尔。”

“不错，老伙计！不过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啊！”

“你觉得知道这些还不够吗？”

事实上，确实不够。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，我只是会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我叫马提亚·帕斯卡尔！”

我这样的一个人，人生一片空白，不知道父亲是谁，也不知道母亲

是谁，就连在哪儿出生、什么时间出生、怎样出生的都不知道，好似我以前从未在这世界存在过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这样一个可怜人定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他们或许会对我表示同情（人们的同情心一向泛滥）。其他人或许还做好了指责社会的准备（指责也是人们做惯了的事），他们会指责社会的不道德和残忍，认为一个无辜的人不应遭受这样的对待。

很好！感谢他们的同情心和如此高尚的愤慨之情！但我必须得说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实不相瞒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其实可以给出我的家庭族谱，把我的祖祖代代都罗列出来。我还可以证明，我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是谁，我还知道祖父母和上几代的亲人是谁，家族祖先曾做过的事情我也都如数家珍。（不过我得承认，我知道的那些事情并非总是能增添他们的光辉形象。）

所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好吧，让我告诉你。我的故事并不普通，实际上我的故事可以算得上惊天地泣鬼神，现在我决计把它讲出来。

有那么两年时间，我待在一个名叫博卡蒙扎（Boccamazza）的图书馆里，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个抓老鼠的还是个管理图书的。据说在1803年，一个名叫博卡蒙扎的主教在临死之际将他的藏书赠给了镇里，于是就有了这个图书馆。我一直认为，这位值得尊敬的主教实际上对他的同胞的秉性不甚了解。我想，他可能是希望这一善举能够在某个时刻，激起人们学习的热情。只不过直到现在，他的这番好意却连一丝学习的热情火花都没点着——这点我可以很肯定——这样说或许还算是对我的同乡们的某种褒扬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我所在的乡镇对博卡蒙扎这一馈赠并不重视，到今天为止，镇里也不愿出一分钱为博卡蒙扎主教塑身立像，而那些藏书，自主教的葬礼之后也就年复一年地堆在那阴冷潮湿的库房

里发霉，无人理会。直到后来，这些藏书又被转移到了废弃的圣·玛利亚自由教堂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狼藉状况），这座教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被改为俗用。之后，镇政府又找了一个人来看管这些藏书，其实管与不管全凭看守人的兴致。看守人每天赚两个里拉也轻松得很，只不过天天得呼吸书本的霉臭味儿就是了。

后来，这桩差事阴差阳错地落到了我头上。我得说，从一开始，我就对这些书本和手稿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（尽管有人跟我说，其中有些书稿相当珍贵）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写本书之类的东西。但正如我前面所说，我的这个故事真的很不寻常。兴许某天会有一些人走进图书馆，拿起我的这份手稿，并对它生出兴趣，那样也算不辜负博卡蒙扎主教的虔诚夙愿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这本手稿只能等到五十年之后，等到我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死亡之后，才能打开。

对，你没看错！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死过两次了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么遗憾）——第一次的死是个错误；而第二次的死亡——也就是我的故事，且听我娓娓道来。



第二章 唐恩·艾利戈的怂恿

让我萌生写下这本书的想法，或者说提出这个建议的，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朋友——唐恩·艾利戈·佩乐格里诺图，博卡蒙扎的赠书现在就是由他看管。完成这部书后（如果我能把它写完的话），我会把手稿交给唐恩，至于是将书稿束之高阁还是悉心看管就在于他了。

此时的我，就在这个不再是圣地的教堂里写作；头顶，有微弱的光透过教堂天窗落下来。以前这儿是一个破旧的教堂圆室，用木头栏杆隔开，现在这儿就作为图书管理员的“办公室”。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唐恩·艾利戈也没闲着，他勇敢地承担了整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书的任务。

我担心，他永远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

在此之前，没有一个人留心书脊，看看老主教留下来的藏书究竟有哪些（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书大多是与宗教相关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唐恩·艾利戈发现事实完全相反，这批藏书所涉范围之广让人惊叹（用唐恩当时的原话说就是：“哦，我真是走狗屎运了！”）由于这些藏书都是乱糟糟地堆着，就跟之前在库房里一样，乍一望过去，甚是吓人。有些书表面上看着像是同一类的，实际内容却相去甚远。唐恩·艾利戈跟我说，他花了好久才弄清《爱女人的艺术》是一本艳书，而《福斯蒂诺·马特鲁奇的生与死》这本书却是1625年曼图亚出版的一本传记作品，可由于库房潮湿，这两本书的书皮竟粘在了一起。

唐恩·艾利戈从镇上点路灯的人那里借了一架梯子，整天爬上爬下，不过他倒真在那堆满灰尘的书架上发现了不少有趣而古怪的书籍。每找到一本好书，他就会在梯子顶端立定，然后以优美的姿势将书扔到房间正中的大桌上。年久失修的教堂每次都会在扔书的声响中震颤，书本扬起的灰尘也飘满整个空间，而桌子上的蜘蛛也会在这突然的动静中慌忙逃窜。我从书桌前站起身，穿过栅栏，走到桌子旁站定。然后我把唐恩扔下来的书拿起，用那书将刚才被震得发晕的害虫碾死，接着随意地翻开，快速浏览。

渐渐的，我竟喜欢上了这种翻看古书的感觉。另外，唐恩·艾利戈还跟我说，我应当模仿下他挑出来的这些书的写作风格，这样子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有“古典美感”。我耸耸肩，表示我写不出那样的东西。然后，我的视线又落到书上，继续我的阅读。

当身上满是汗水和灰尘的唐恩·艾利戈从梯子上下来时，我会和他一起去外面的花园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园子位于教堂的一个角落，这是我们放松的地方。

我在一堵矮墙上坐下，用手杖柄支着下巴。唐恩·艾利戈正在给几棵莴苣松土。

“唐恩·艾利戈，”我说，“我亲爱的朋友，现在似乎不是写书的时候，尽管我想写的东西并不高明，但我还是觉得困难重重。关于文学，我还是得说我经常说的那句话：‘该死的哥白尼！’”

“哦，打住。”唐恩·艾利戈嚷起来，他直起身，两颊通红（中午的气温本来就高，他又装模作样地戴了一顶宽沿帽，怎会不热呢），“哥白尼和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跟这关系可就大了，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。因为在地球围绕太阳转之前……”

“你又来了！地球总是绕着太阳转的，人就是活在……”

“胡说，不是这样的！谁敢说过去的地球就一定是绕着太阳转？谁知道？所以，地球有可能以前是不转的，现在或许也是这样。现在仍有许多人不承认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件事。前几日我碰到一个老农民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‘那倒是醉鬼的好借口！’即便是你，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父，也不敢怀疑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当空。这些暂且不说，我要说的是，在地球静止不转的时代，那些希腊人或罗马人有理由相信他们就是造物主最重要的创造，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日常故事郑重地写下来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“但事实是，”唐恩·艾利戈说，“地球绕太阳转以后——像你声称的那样——无用的书比之前更多。”

“这点我不否认。”我说，“‘每天八点半，伯爵先生准时起床……’
‘百万富翁的妻子穿着一件荷叶边的低领大衣……’
‘在豪华酒店里的早餐桌前，他们相对而坐……’
‘卢克雷提亚正在前厅的窗户边缝补衣

服……’现在他们写的净是这样一些东西。毫不讳言地说，这是一些毫无价值的垃圾作品。不过最大的问题也不在这儿。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否都是上帝手中陀螺的一部分，上帝以此取乐——阳光或许就是那抽动陀螺的鞭子？或者说，我们是依附在一个疯狂转动的泥球上，不停地在空间里旋转，旋转，却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为何旋转——难道只是为了好玩吗？旋转的过程中，有时我们会感觉到一丝温暖，并且每次旋转还隐隐有一种总算玩了一把的满足感。

“我跟你讲，唐恩·艾利戈，哥白尼算是彻底毁灭了人类，无法挽救地毁灭。从他提出日心说开始，我们就逐渐意识到人类在浩瀚宇宙间其实是无足轻重的，甚至是不值一提，尽管在科学和创造方面我们有所成就。哎，如果说一场毁灭千万人的灾难，就相当于蚂蚁窝的坍塌，人如草芥，那个人的艰辛和困苦又还有什么好激动的呢？”

但唐恩·艾利戈认为，无论我们如何蔑视或毁灭自然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美好幻想，这些幻想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。幸运的是，人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能转移。

他说的没错。我就注意到，我们这个镇上有那么几天街灯是不亮的。这时候，要是碰巧天上乌云密布，那我们就全都处在了黑暗之中。我敢笃定地说，即便是到了现在，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会认为月挂中天，就是为了照亮我们的黑夜，就跟太阳在白天带给我们光明一样，而星星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满天星斗的美景才存在的。我们总是容易得意忘形，尤其是在人与人互相吹捧彼此恭维的时候，总是会忘记我们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其实是渺小如草芥。我们会为了土地或钱财这种小事而争斗不休，为物喜，为己悲，可要是我们能悟出人本身的微不足道，或许就会发现这些曾让我们痛苦万分的事其实并没那么重要。

言归正传，我基本上认同唐恩·艾利戈的想法，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说出来。我的经历确实特殊，写下这些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。当然，我会尽量简洁，只挑重要的事情说，并且绝对坦诚。尽管有些事未必会为我增添光彩。

我现在是处于特殊的境地之中——我是一个超出生活或者说生命之外的人。简单说，我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，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再隐瞒或顾忌任何事情。

所以，我会把我的故事写下去。



第三章 房子里的鼯鼠

在书的开头我说，了解我的父亲，这种说法有些为时过早。其实，我对他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多。我四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已经过世。当时父亲乘坐一艘两桅船前往科西嘉岛，他是船长，也是船的主人，可是却一去不回。父亲在途中患上了恶性疟疾，不到三天就夺走了他的生命，而当时父亲还只有三十八岁。父亲死了，不过留了一笔不小的遗产给妻子和两个孩子，也就是我和大我几岁的罗贝尔托。

镇上的老人们说我父亲的财产来历可疑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父亲，因为那些财产早就落到了别人手上。

他们说，我父亲的钱是靠打牌赢来的。当时是在马赛，父亲同一个英国蒸汽商船的船长打牌，结果父亲赢了。英国商人的船上装了一个

整船的货物，确切地说，是从西西里岛装船的硫黄，一个利物浦商人租赁这艘商船来运货。（你看，他们知道所有的细节——利物浦商人呵！要是再给他们一点时间，恐怕连商人的名字和他住哪一条街道都能说出来！）船长输光了手头上所有的现金，红了眼的他又用一整船硫黄做赌注，结果又输了。绝望之余，船长跳海身亡。船到利物浦的时候，已经是空空如也。（我想，要不是有这些同乡们的流言蜚语压着，那条船恐怕永远都靠不了岸！）

我们家拥有很多房产和地产。父亲是一个随心所欲并且富有冒险精神的人，他从来都不会死守着一个地方做生意。父亲总是开着他的船在各个港口间穿梭，买卖不同种类的货物。为了平衡投机生意的风险，父亲拿出不少的钱投资在家乡附近的房地产上。我想，他是想年老后在家乡定下来，与妻子孩子共享他这一生奋斗的果实，安渡晚年。

父亲买下了一个名叫“Le Due Riviere”的地方，那是一片溪地，上面长满了橄榄树和桑树。后来又买下了一个我们称为“鸡笼”的农场，那个农场里头有一个池塘和一个磨坊。再后来，父亲又将整个斯波尔山丘收于名下，那可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好的葡萄园。父亲还买下了圣·罗西诺庄园，并在那儿建了一幢漂亮的渡假屋。除此之外，父亲还在镇上买了一栋别墅，我们当时就住在别墅里头；父亲在镇上另外还有两处房产，其中一处如今已经成了军工厂。

父亲突如其来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母亲对生意上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不得已只好把我们的财产委托给另一个人打理。那个人过去曾在我父亲那里得了不少好处，甚至可以说是我父亲一手造就了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出于感恩和忠诚来做好这件事；更何况母亲还付给了他不菲的报酬，即便是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也应该忠于职守。我的

母亲有一个圣洁的灵魂。她生性胆小，从不愿跟别人争什么东西，她对这个世界和这世界的人其实是一无所知，就跟一个善良的孩子一样，没有一点心机。父亲死后，母亲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，但她从来不会跟其他人抱怨，我想她是把所有的痛苦都藏在了心里，独自一个人承受。母亲似乎把这些身体的病痛看成了悲伤的必然结果。她可能是认为，父亲死了，那下一个死的就应该是她。所以呢，母亲觉得自己能比父亲多活几年是应当感谢上帝的——尽管她备受折磨，但为了孩子，她也得多活一些时光。

母亲待我们简直温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温情的母爱中同时又满裹着担忧与恐惧。母亲鲜少让我们离开她的视线，因为她实在太害怕失去我们。有时母亲从纷繁的事务中稍抽一下身，若发现我们两兄弟中有谁不在，她就会派仆人满世界地找我们（要知道我们当时住的别墅可是大得很，那也是父亲曾经辉煌的见证），直到仆人把我们带到她身边，她才会放心。

母亲这一生是和父亲捆绑在一起的，所以父亲死后，她的整个世界也就随之崩塌。母亲几乎不怎么出家门，只有星期天上午会到附近的教堂做弥撒。做弥撒时也是由两个老女佣陪着，母亲一直把那两个女佣当亲人看待。母亲深居简出，只住了大别墅里头的三间屋子，而其他的房间就全部让给了下面的仆人，任他们去糟蹋，而我们两兄弟也乐得无法无天。

那些房子里摆满了各式古董家具，这一刻，我仿佛还是能感受到那种迫人的气息。屋子里的窗帘都已经褪色，散发出一股老房子特有的霉味，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一种古怪的感觉，仿佛我们又回到了过往的旧时代。我曾不止一次地打量周围，多年来那些稀奇的物件就那样静静地

待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无人问津，而这总是让我陷入一种古怪的沮丧心情。

父亲的姐姐经常来看望母亲，她叫斯克拉斯提卡，我应该称她为姑妈。但她是一个脾气古怪阴晴不定的老处女，高个子，皮肤黑黑的，总是一脸严肃，还长着两只雪貂一样的眼睛。她每次到我们家都待不了多久，每次都是说着说着就大发雷霆，然后气冲冲地离开，也不跟人道别，甩门而去。我很怕她，尤其是她发脾气的时候，通常我都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动不敢动，只是睁着眼睛定定地望着她。她一边用脚跺着地板，一边朝母亲大声嚷嚷：“难道你没听到吗？那儿，那儿，地板下面！下面有鼯鼠，鼯鼠！”

她说的那只鼯鼠就是巴提斯塔·马拉格纳，也就是帮母亲打理我们家财产的那个人。斯克拉斯提卡姑妈说，巴提斯塔正把我们家的财产一点点吞掉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当时姑妈一直劝我的母亲改嫁，说无论如何都要再嫁一个人。一般来说，小姑子是怎么也不会这样劝自己嫂子的。但斯克拉斯提卡姑妈对于伦理人情有她自己的看法，她特别反感所谓的公德。但她做这些并不是因为多么爱我们，只不过是因为她自己很讨厌巴提斯塔这种侵吞别人财产的行为而已。由于母亲看不到任何人的任何坏处，所以斯克拉斯提卡姑妈觉得除了让母亲再找一个丈夫，别无他法。为此，她甚至还亲自找了一个男人过来，那个男的名叫格洛拉莫·帕米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，尽管他曾经也辉煌过。

帕米诺是一个鳏夫，身边还带着个儿子（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，名字也叫格洛拉莫，事实上他还是我的朋友，甚至超过朋友关系，个中原因容我以后再讲）。总之在那段时间里，米诺——我们都这么叫他——经常跟着他父亲到我们家来，这让哥哥罗贝尔托和我很是郁闷。

多年前，格洛拉莫·帕米诺追了斯克拉斯提卡姑妈很久，只是姑妈一直都不理会他。斯克拉斯提卡姑妈也不仅仅是理会老帕米诺，事实上所有向她求爱的男人她都不理会。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想去爱人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只不过是害怕。她不相信男人，认为男人总有一天会背叛她，而对她而言，男人哪怕是精神上的稍稍出轨也能让她痛不欲生！这世道，谁还见过从一而终永不变心的男人呢？所有男人都是虚伪的，是骗子，是混蛋！

“也包括帕米诺吗？”

“不，帕米诺，哦，他不是这样的！”

总归是有一个特例！只不过等姑妈明白这一点时，已经太晚了。回顾那些曾向她求爱后来又与其他女人结婚的男人，她发现当中所有的男人都背叛了妻子——这个发现也多少让她有一些“我早知道”的满足感。但帕米诺却是从一而终，如果说他的婚姻真是一场错误，受责难的也应该是女方。

“那你现在怎么不嫁给他呢，斯克拉斯提卡？哦，亲爱的，就因为他成了鳏夫？”

“要知道他曾有过一个妻子，他或许把自己的整颗心都给了那个女人，心里再没有其他人的位置。我可不愿那样！再说了，你瞧他现在的那个样子。哪怕相隔一里的距离，你都能看得出他正沐浴在爱河中，他正追求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，哦，可怜的人儿！”

说得就跟母亲做梦都想再嫁似的！可事实上再嫁这件事在母亲看来，无异于一种亵渎。另外，我想母亲一直都没太把姑妈的话当真，她认为斯克拉斯提卡姑妈只不过是说着好玩的。所以当我的姑妈滔滔不绝地在母亲面前称赞帕米诺的好处时，母亲只是以她特有的方式笑笑而